

勵娜「香港來的社工姐姐」



香港「無國界社工」組織創辦人、重慶市政協委員勵娜。

記者孟冰攝

作為資深社會工作者，勵娜2004年創立了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業人員協會及「無國界社工」組織。回憶起2009年首次來重慶的情形，勵娜說：「當時的重慶對於社工概念一片空白，我與民政部門聯繫『渝港社工兩地交流』時，卻一時找不到『交流』的對象。」彼時的重慶，沒有一家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專業的社工人員，重慶民政部門只好邀請香港社工參觀傳統的福利院、養老院等，「裡面有一些志願者服務，但不是專業社工。」勵娜說。

「社工姐姐」與留守兒童

不過從2012年開始，重慶的社會工作服務發生了悄然變化，勵娜的「無國界社工」也在重慶巴南區展開了第一個「關愛留守兒童」項目。次年5月，勵娜牽頭成立重慶仁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繼續拓展留守兒童的社工

服務中最受歡迎的項目竟然是「社工姐姐的信箱」。信箱每個禮拜都收過很多留守兒童的信，字數長短不一，大部分內容是諮詢人際交往中的困惑、傾訴思念父母等，這些孩子拙於表達、不善言辭，但性格細膩、敏感脆弱，希望內心的迷茫能得到社工的幫助。

「留守兒童這個群體比大家想像中的更值得關注。」勵娜指出，除了物質條件，他們對心靈關愛的需要更值得關注。相對於志願者的愛心探望或者慈善家的慷慨捐贈，社工的長期陪伴和心靈疏導，更卓有成效。

「志願者？還是慈善？」

勵娜少年時跟隨父母從黑龍江南下至港定居，起初有許多不適應，所幸在學校得到了社工無微不至的幫助。這段少年經歷也促使她最終選擇從事社工工作。



服務。據不完全統計，三年來重慶仁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已經服務了6所學校上萬名留守兒童。

「我們選擇的6所合作學校都地處『城鄉結合部』，留守兒童佔比百分之八十。」勵娜幾乎每個月都要從香港趕赴重慶看望留守兒童，「他們大部分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性格內向，與外界有一定的隔閡，不願意袒露心聲，我們的社工就從鼓勵孩子們說心裡話入手開展工作。」

讓勵娜沒有想到的是，重慶社工服務中最受歡迎的項目竟然是「社工姐姐的信箱」。信箱每個禮拜都收過很多留守兒童的信，字數長短不一，大部分內容是諮詢人際交往中的困惑、傾訴思念父母等，這些孩子拙於表達、不善言辭，但性格細膩、敏感脆弱，希望內心的迷茫能得到社工的幫助。

「留守兒童這個群體比大家想像中的更值得關注。」勵娜指出，除了物質條件，他們對心靈關愛的需要更值得關注。相對於志願者的愛心探望或者慈善家的慷慨捐贈，社工的長期陪伴和心靈疏導，更卓有成效。

「志願者？還是慈善？」

勵娜少年時跟隨父母從黑龍江南下至港定居，起初有許多不適應，所幸在學校得到了社工無微不至的幫助。這段少年經歷也促使她最終選擇從事社工工作。

與香港有着成熟的社工體系不同，在內地特別是西部城市重慶，多數人對「社工」概念十分陌生。當第四屆重慶市港澳政協委員勵娜第一次來到重慶，試圖促進渝港社會服務工作交流時，深感「無從下手」。近年來她致力於開拓香港與內地社工的交流與培訓，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勵娜告訴記者，真正要推動內地社工人才發展並建立本土化社會服務模式，尚需要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但在內地推進社工服務的過程中，勵娜遭遇了巨大的困難。她告訴記者，香港社工化程度高，700萬總人口中有2萬名社工人員，按照這個比例，每350個香港人就有1個社工在為他們服務，但是在內地城市，尤其是西部城市，許多官員對於「社工」的理解有失偏頗，一提起社工就問「是志願者？還是慈善？」這常令勵娜啞然。

「其實做了這麼多年社工工作，在內地最大的困擾就是大家不知道我們是做什麼工作的。」勵娜有些沮喪，「這個職業需要愛心，但這個職業更大的特點，是它在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提供服務。」勵娜告訴記者，比如一個家庭裡有個小孩子有自閉症，這時候，有相關知識和技能的社工會對這個小孩進行專業的輔導和救助，「這絕不是隨便找個人陪孩子聊聊天就行的。」

社工服務亟需政府支持

不僅如此，專業社工流失嚴重也讓勵娜深感困擾。她說：「在香港，社工是一份成熟的職業，擁有完善的晉升體制，但內地城市不同，比如重慶的社工招聘是依據項目來實施，與政府或者學校有合作項目，就進行招聘，合作項目終止社工也會面臨解聘，這讓從事社工職業的人毫無安全感。一份薪酬微薄、前景未知的工作，如何留住人才？」

勵娜稱，在香港雖然社會工作機構的經費是多元籌集的，但政府的財政撥款始終是主渠道。香港社工發展的成功，就是以香港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大力的財政支持為前提和基礎的，香港政府購買服務是納入政府財政預算的，與之相比，內地政府購買服務的隨機性比較大，投入量也相對較小。

雖然勵娜深知，香港與內地發展水平不同，工作理念及民情政策也不一樣，因此未必所有經驗都適用於內地，但她呼籲，社工在內地的發展亟需政府支持。

倡設禁毒社工助「癮君子」重生

今年年初，在重慶市政協會議上，勵娜提出，青少年禁毒教育領域亟需關注。她認為，近兩年青少年吸毒呈現上升趨勢，特別是網絡上影響廣泛的明星吸毒事件，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產生不好的示範。

「青少年對毒品方面的認知極度缺乏，不能只依靠政府加強執法或加強宣傳，而其他方面沒有配套的跟進。」勵娜說，目前社會上對青少年禁毒教育遠遠不夠，還需大力發展禁毒社工來幫助吸毒者戒毒，幫助青

少年遠離毒品。

「現在的青少年可能更需要一些細緻的關懷，我們還是倡議設置禁毒社工。」勵娜說，「曾經沾染過毒品的市民，他們不希望人們過度關注，又希望大家能關懷他們，這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態。現在重慶的禁毒教育主要由政府推動，但這些戒毒者對官方的教育懷有警惕心理與排斥感，我認為由社工組織之類的民間機構來做，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重慶仁懷社工服務中心在學校開展關注留守兒童的活動。

本報重慶傳真



重慶仁懷社工服務中心社區社工在為居民服務。

本報重慶傳真

冀重慶成為社工發展沃土

勵娜直言，在重慶拓展社會工作近六年，感到重慶在引進香港社工理念時「既開放又謹慎」。所謂開放，是指重慶民政部門、教育部門一直在積極爭取與香港社工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所謂謹慎，是指重慶對社工範圍的適度開放，如「無國界社工」組織目前僅對

青少年社工有所涉足，醫療、養老等領域尚未放開。她希望重慶作為西部城鄉統籌的直轄市，能盡早成為社工發展的沃土，「我們總跟重慶的社工們說，城市會越來越好的，社會服務體制的健全不僅是城市進步的標誌，更會在潤物細無聲中化解很多社會問題和矛盾。」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政協會議贊同志願軍入朝

宿正伯



作者宿正伯 本報北京傳真



1950年6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強烈譴責美國侵略朝鮮和中國領土的罪行。



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圖示。

美韓軍隊越過三八線北犯，朝鮮戰爭迅速向不利於北朝鮮的方向發展，金日成於1950年10月1日向中國政府緊急求援。毛澤東權衡利弊，下定決心，抗美援朝，於10月8日發佈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着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當然，這一決策並非如此容易。從10月1日到8日，中共中央先後召開書記處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軍委會議，討論入朝作戰問題，毛澤東還通過電報形式與斯大林就蘇聯援助問題進行了反覆溝通。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人心思安，百廢待興，馬上又捲入一場大規模戰爭，不僅會冒經濟上的風險，而且可能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因此黨內對入朝作戰持不同意見者甚眾。但是，從國家大局出發，從長遠利益看，抗美援朝若能取得勝利，將有利於締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有利於提升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利於進一步提振民族的自信心。反之，若是任由美國軍隊將朝鮮半島佔據，則不僅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且會助長美國的囂張氣焰，中美戰略格局將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因此，出兵朝鮮，是出自深刻的戰略考慮，而絕非意氣用事，是緣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如時下某些人所言被蘇聯利用。正如彭德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言：「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

更重要的現實問題是，美國人已經打到了我們家門口，是可忍孰不可忍？聶榮臻後來說：「不是毛澤東好戰，問題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麼辦？」

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元，而中國的鋼產量只有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只有100億美元。中美兩國的國力相差懸殊。但是，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有心氣，也有能力克服困難，應對戰爭。美國也並非沒有弱點，毛澤東認為，美國軍隊有一長三短：一個長處就是鐵多，三個短處分別是戰線太長、運輸路線太遠、戰鬥力太弱。「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着你打，最後打敗你。」毛澤東如是說。

當然，由於蘇聯在是否出兵援助、是否提供飛機大炮裝備支持等方面顧慮重重，也的確延緩了中共中央的決策，從10月8日發佈命令到10月19日志願軍正式跨過鴨綠江，中間有過一些持續的討論和思考，但久經戰火考驗、具有大無畏革命精神的中國領導人和中國軍隊最終選擇了鐵肩擔道義，勇往直前！

10月15日，平壤告急。10月18日晚，毛澤東在當面聽取周恩來、彭德懷的匯報後，電令第十三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等：「四個軍及三個炮師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自明十九日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日四時即停止，五時之前隱蔽完畢並須切實檢查。」

早在1950年7月13日，也即所謂「聯合國軍」組建不久，中共中央即作出《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調遣

五個軍近三十萬人陳兵鴨綠江畔，隨時待命渡江。從10月19日起，中國人民志願軍陸續秘密進入朝鮮，伺機而動。此時，麥克阿瑟所率領的「聯合國軍」因為戰事順利而自大輕敵，分兵北犯，直逼中朝邊境，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出現幾無防備。毛澤東即在此時下達了第一次戰役命令，要求初戰必勝。

10月23日，疾速推進的美軍與隱蔽待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已在咫尺，戰役一觸即發。

10月24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討論抗美援朝問題。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會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作了《抗美援朝，保衛和平》的報告，指出：「對美國侵略朝鮮我們不能置之不理。但是，如何理？如何管？要有進一步的決策。」與會的政協常委、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就中國對美國侵略朝鮮如何「理」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最後一致贊同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援助朝鮮。

10月25日，南朝鮮軍一個加強營由溫井向北鎮進犯，被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軍一個團攔頭、截尾、斬腰的戰術，將其大部殲滅，揭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打響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第一仗。中國人民一直把這一天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的紀念日。在諸多正式出版物上，均將24日的政協常委會議與25日的志願軍公開赴朝作戰相提並論，其緊密相關性正是建國之初政協重要政治地位的反映。

連載(42)